

測定超导体临界特性曲綫的新方法*

陈普芬 郑国光 管惟炎

提 要

本文描述了测定超导体临界特性曲线的持续电流方法。和文献上通常采用的四引线方法相比较，本方法具有下列优点：(1) $I_c(H)$ 曲线的物理意义明确；(2)避免了向液氦杜瓦瓶内输入大电流时技术上的困难；(3)没有烧坏样品的危险。

用本方法测量了冷加工铌线的 $I_c(H)$ 曲线，结果证明了以前用四引线方法所得 $I_c(H)$ 特性曲线中峯的存在。

一、引 言

在恒定温度下，超导体的临界电流 I_c 与外加磁场 H 之间的依赖关系曲线—— $I_c(H)$ 曲线——通常称作超导体的临界特性曲线。

测定这一特性曲线的重要性可由以下两方面来说明：

第一，在设计超导体磁场时，首先必须掌握超导材料 $I_c(H)$ 曲线的资料^[1,2]。事实上，人们利用超导体获得强磁场就是从发现某些超导材料具有合适的 $I_c(H)$ 特性曲线才开始的^[3,4]。

第二， $I_c(H)$ 特性曲线除随温度、样品的组分而改变外，同时它还是结构灵敏的量，曲线形状与数值大小，受样品的冷加工及热处理的严重影响^[5,6]。研究 $I_c(H)$ 曲线与样品状态间的关系，对阐明在硬超导体中破坏超导电性的机理有重要的意义。例如，通过研究 Pb-Sb 合金脱溶过程对 $I_c(H)$ 曲线的影响^[7] 就曾导致如下的重要结论：强磁场超导体必须同时具有小的电子自由程和高度的不均匀性。

迄今文献上都采用四引线方法测量超导体的 $I_c(H)$ 特性曲线^[8]：在恒定场强中，逐渐增加输入样品中的电流（或与此相反，固定样品中的电流，逐渐增加场强），直到样品电位引线间出现某一可检测出的电压降时（通常取 10^{-9} — 10^{-7} 伏）即认为样品处于临界特性曲线上的状态。

如上定义的 $I_c(H)$ 曲线，在物理意义上相当不确切。首先，它与最小可检测出的电压降的选择有关^[9]。而且，无论选择多么小的电压降，曲线上的状态均表明在样品中已不再存在连续的超导通路，所取 $I_c(H)$ 值实际上大于最大可允许的超导电流值（临界电流值）。其次，在选定最小可观察电压降后， $I_c(H)$ 曲线还和样品的尺寸有关。例如，同样直径的样品，长者比短者的 $I_c(H)$ 值要小。更为重要的是：用四引线法测得的 $I_c(H)$ 曲线，其物理状态在曲线的不同部位并不相当。在弱场区，临界电流很大，曲线上的状态

* 1964 年 11 月 10 日收到。

对应于在样品上出現了一个較小的电阻；而在強場区，情況則正好相反，临界电流小，必須使样品电阻增高到足够大的值时，样品两端的电压降才达到与大 I_c 时同样大小的可觀察值。

通常采用的四引綫方法中还存在技术上的困难。有些样品的临界电流高达数十、数百安培，沒有特殊的措施，向液氮杜瓦瓶內輸入这样大的电流是有困难的。此外，当样品具有較大的 $I_c(H)$ 值时，往往在破坏超导后即烧断^[7]，不再能繼續进行測量。因此，相当多的研究工作^[7,8,10]中只測定了 $I_c(H)$ 曲綫的某一部分 (I_c 較小的一段)。

本文提出了测定超导体临界特性曲綫的一种新方法，基本上排除了四引綫方法的困难。首先，我們將描述在液氮温度下能提供大电流的电流源装置，然后介紹 $I_c(H)$ 曲綫的測量方法和在冷加工铌綫上測得的結果。順便指出，我們所設計的电流源装置，同时还可以用来作为連續調節“冻结”場的装置。

二、可連續調節的持續电流源

1. 實驗裝置

利用永久磁鐵的移动，在封閉的超导迴路中激发持续电流，作为測定超导体样品 $I_c(H)$ 曲綫所需的电流源。

實驗裝置如图 1 所示，上下两个铌綫綫圈 2 与 6 构成一封閉迴路。上綫圈內置一圓柱形呂臭古-5 永久磁鐵 1，組成裝置的电流源部分。永久磁鐵可在綫圈內作軸向移动，从而改变迴路中持续电流的大小。

在下綫圈內放置探測綫圈和鉍電阻絲 5，用以測量激发电流所产生的場強。由下綫圈的磁场-电流曲綫可以确定持续电流的大小。破坏迴路局部的超导用的錳銅加热絲 4 直径为 0.1 毫米，繞在两綫圈間一段铌綫上。破坏超导时用的加热功率为 0.8 瓦。下綫圈、鉍電阻絲、探測綫圈及錳銅加热絲組成裝置的电流計部分。

待測样品 3 串联在两綫圈間的 Nb 線端点之間。为了研究电流源本身的工作情况，在本节討論的實驗中，沒有放置待測样品。将铌綫兩端長約 30 毫米的一段分別热鍍上一薄层錫后再綫在一起，在 10^{-3} 毫米汞柱的真空中，加热到 950°C 左右燒結 1—3 分鐘。在这样作成的 Nb_3Sn 接头上再敷上 In-Sn 合金后，保証了接触是超导的，而且，其临界电流值可大于铌綫本身或样品的临界电流值。

上、下綫圈的黃銅軸架（图 4）有相同尺寸。其內徑为 10.8 毫米、壁厚为 0.8 毫米、高为 30 毫米。铌綫直径为 0.8 毫米，用紙纏在綫外作絕緣。上下二綫圈分別为 169 及 174 匝。永久磁鐵直径为 10 毫米，长为 56 毫米，由杜瓦瓶頂蓋上的提升裝置操縱可作上下 60 毫米长的运动。室温下充磁后，其飽和磁感应強度为 11,000 高斯。

图 1 电流源裝置示意图

- 1—永久磁铁； 2—铌线上线圈；
- 3— Nb_3Sn 接头； 4—加热絲；
- 5—鉍電阻絲及探測綫圈； 6—铌线下线圈

工作时，整个裝置置于盛液氮的杜瓦瓶中。

2. 实验结果和讨论

在最初的一些实验中，在向杜瓦瓶内输入液氮以前，永久磁铁处于图1所示的起始位置。输入液氮后，铌线圈即“冻结”住永久磁铁提供的磁通。这时，若将永久磁铁连续地从上线圈提出，由于超导回路中的磁通守恒，铌线圈内将激发出持续电流，从下线圈内的探测器上可观察到铌电阻值（与磁场值对应）的不断增高。

实验结果用图2表示。纵坐标是铌电阻值，横坐标为永久磁铁上升的距离。由图2曲线1可见，在整个60毫米长的磁铁提升过程中，先后曾发生两次磁场跳跃（铌电阻值突然下降到接近零场时的值）。当磁铁升到最高位置后，由锰铜线加热使铌线圈局部破坏超导，持续电流作很快的衰减，和探测线圈相联结的冲击电流计给出偏转，由此测出下线圈内曾激发出的磁场强度。铌线圈中通过的持续电流值可以根据测出的场强及下线圈的磁场-电流标定曲线来确定。

下线圈的磁场-电流关系曲线是在液氮温度下标定的。由外电源供给下线圈（图1中的回路此时被切断）一定大小的电流，突然切断此电流，并测出电流计冲击偏转所对应的场强。

在锰铜线加热局部破坏铌线圈超导的情况下，将永久磁铁重新降到起始位置，然后重复上述实验。这时，在磁铁上升过程中，只发生了一次磁场跳跃。跳跃发生的位置在前次实验中两次跳跃之间（图2曲线2）。

图2曲线3是第三次重复实验所得结果，在永久磁铁上升到50毫米高度附近时，下线圈内的场强曾增加到2000奥斯特以上，但在这一高度以上发生了磁场跳跃，最终所获持续电流值仍然很小。

第四次及第五次重复实验时，持续电流在磁铁上升过程中一直连续增大，不再发生跳跃（图2曲线4及5）。这一装置所获得的最大持续电流为38安培。

要在整个60毫米长提升永久磁铁的过程中不发生磁场跳跃，必须使线圈经受上述三次升降的“锻炼”。

关于发生磁场跳跃的原因，可作如下的讨论：由于图1所示的起始位置，永久磁铁的体外散磁场必然部分地“冻结”在铌线圈内（硬超导体在磁场中冷却时没有完全的Meissner效应），从而降低了铌线圈的临界电流值。当提升永久磁铁达某一高度时，线圈的某一局部，由于体内“冻结”了磁通，同时又处在磁铁的散磁场中，其临界电流比其他部分低，这一局部首先破坏了超导，引起磁场跳跃。当持续电流衰减到很小值时，这一局部的铌线又恢复了超导，但这时原先的“冻结”磁通在破坏超导时已被赶走，这一段铌线中新“冻结”的磁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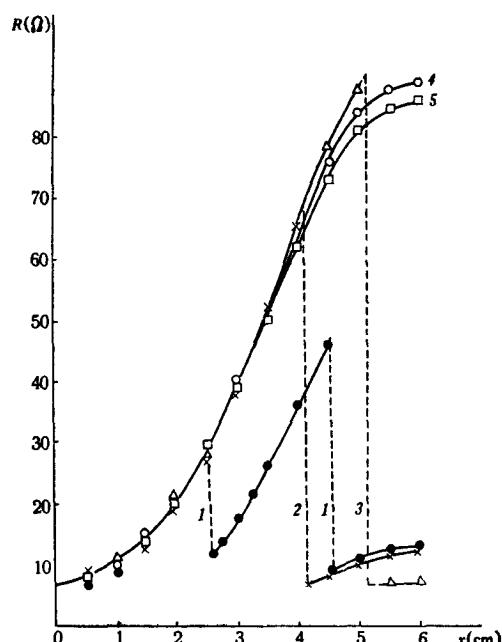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下线圈内铌电阻值随永久磁铁提升距离的变化曲线
 ●—第1次；×—第2次；△—第3次；
 ○—第4次；□—第5次

可能小于原先的值(因为线圈与永久磁铁有了相对位移),因而当下次重复实验永久磁铁重新被提到同一位置时,不再发生磁场跳跃。但在其他地方,“冻结”磁通仍未赶走,因而仍有可能发生跳跃。只有经过了若干次“锻炼”,相应位置处的“冻结”磁通陆续被赶走,铌线的临界电流才接近其正常值,可以在永久磁铁上提过程中不再发生磁场跳跃。

以上解释为下述实验所证实。在输入液氮以前,先将永久磁铁提出线圈到相当高的位置,这样其散磁场不再能“冻结”在铌线体内。在液氮输入后,在锰铜线加热的条件下降低永久磁铁到图1所示的正常起始位置,再开始提升磁铁(锰铜线停止加热),重复以上实验。这时,不要任何“锻炼”即可避免磁场跳跃的发生。铌电阻值随磁铁上升而增大的曲线在第一次上提时即有类似图2曲线4和曲线5的结果。

值得注意的是:在铌线线圈处于超导态时,向上线圈内下放永久磁铁,锰铜线必须加热;否则,永久磁铁即为其自身所激发的反向磁场所退磁。在一次这样的实验中,永久磁铁被退磁后剩余的磁感应强度降为3200高斯。当锰铜线加热有足够的功率可使永久磁铁下降不能激起持续电流时,退磁即被避免。

当永久磁铁上提后,立即令其重新下放(即不用加热线加热破坏超导),铌电阻值和磁铁位置的关系曲线是可逆的。这时,下放永久磁铁虽也引起线圈中持续电流的减少,但磁

场方向与上升时仍一致,所以永久磁铁不被退磁。实验观察证实了上述现象的存在。

改变上下两线圈的匝数可使获得的最大持续电流值 I_{\max} 改变。表1是不同线圈匝数时得到的结果。

由表1线圈I, II, III的结果可见,匝数愈少,则所获持续电流值愈大。线圈III和线圈IV有相同匝数,但后者在上线圈与永久磁铁之间增加了两层厚0.5毫米的铅铋合金屏蔽片,屏蔽片绕在线圈轴架外,其横断面见图3,其作用在于减弱永久磁铁散磁场对铌线圈的影响。两层铅铋片间有很好的绝缘,以防止屏蔽层构成封闭的回路。在用线圈III作实验时,由于永久磁铁散磁场的影响,在磁铁上提到一定高度时即发生磁场跳跃,最大持续电流只有101安培。但当有了屏蔽散磁场的铅铋片后(线圈IV),磁铁上升过程中即不再发生跳跃,最大持续电流值达146安培。

图3 线圈与永久磁铁之间加入铅铋屏蔽片时横断面示意图

- 1—可移动的永久磁铁;
- 2—线圈轴架;
- 3—铅铋合金屏蔽片;
- 4—铌线圈

表1 上下两线圈的匝数及所获最大持续电流值

线圈	I	II	III	IV*
上线圈匝数	169	97	24	24
下线圈匝数	174	103	26	26
I_{\max} (安培)	38	68	101	146

* 在线圈与永久磁铁之间有铅铋合金的屏蔽层。

三、 $I_c(H)$ 曲线条的测定

1. 样品及实验装置

图4是测定超导体 $I_c(H)$ 曲线条所用装置的低温部分。和前节相似,装置也由电流

源、待测样品和电流计三部分组成。

测量样品5是冷加工后的铌线，直径0.3毫米，长100毫米。铌线的中部长约4.6毫米的一段用沙纸磨细，直径缩小为0.14毫米。样品串联在上下两线圈间的铌线端点之间。样品与线圈间的连接采用前节所述方法，即用烧结Nb₃Sn作超导接触，并在四周敷以大量In-Sn合金。上述安排保证了铌线样品的中间部分（直径为0.14毫米的一段）是整个超导回路中最薄弱的环节，它的临界电流值即决定整个线圈和样品回路的临界电流。

测量 $I_c(H)$ 曲线用的外磁场由处于装置中部的小电磁铁4,6提供。磁铁极头直径为8毫米，极间距为0.3毫米，激发磁铁的线圈6由绕在黄铜轴架上的一对漆包铜线线圈组成，铜线直径0.14毫米，每一线圈高8毫米，计2000匝。激发磁铁的电源为铅蓄电池。

实际测量时使用的上、下铌线线圈分别为18和36匝。上线圈与永久磁铁之间有铅铋合金的屏蔽层。为减少下线圈中磁通在整个冻结磁通中所占比例，下线圈轴架的内径减小为6毫米。持续电流源、样品及电磁铁、电流计三部分之间有足够的距离，以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散磁场影响。

2. 测量方法

测量时，样品直径最细的部分置于电磁铁极头之间。样品中的电流方向与外磁场方向互相垂直。

输入液氮后，将永久磁铁下放到上线圈内（下放时，锰铜线加热），即可开始 $I_c(H)$ 曲线的测量。我们曾用了两种略有不同的测量方法。

方法一 在零场及不同场强下，将永久磁铁缓慢地提出上线圈，同时观察下线圈内铋电阻丝的电阻值的变化。当持续电流上升到相当于该磁场下样品的临界电流时，铋电阻值即保持恒定。这时，永久磁铁继续上提所激发的电流自动衰减到样品的临界电流值。当永久磁铁提升得足够慢，超过临界电流部分的电流衰减不引起样品显著发热时，可以避免发生磁场跳跃。

铋电阻丝电阻值所对应的磁场强度由下线圈内的探测线圈来标定（将永久磁铁移动到一定位置后，同时读出铋电阻值及加热破坏超导后引起的电流计冲击偏转）。由于铋电阻在不同次液氮实验时重复性较差，标定工作是与 $I_c(H)$ 曲线的测量在同一次液氮实验中完成的。

如前所述，下线圈的磁场-电

图4 测定超导体临界特性曲线的装置图

1—永久磁铁；2—薄壁德银管；3—上线圈轴架；4—电磁铁心；5—样品；6—铜线圈；7—Nb₃Sn接头；8—下线圈轴架；9—铋电阻丝；10—探测线圈；11—铌线线圈

流关系曲线是在液氮温度下单独标定的。

由铋电阻的饱和值，经由上述二标定曲线，可以确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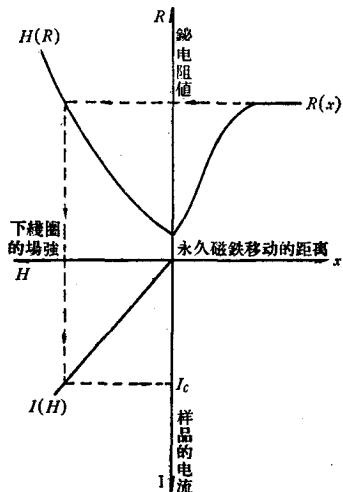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在恒定场强下，测定样品
临界电流值的方法的示意图

样品处于横向场中的临界电流 $I_c(H)$ 。这一测量过程,可简单地以图 5 来表示。

在外场为零或场强很低时,样品的临界电流很大,超导-正常转变较陡,结果使样品达到临界条件时总是伴随着发生磁场跳跃。在这种情况下,本测量方法即不再有效。

方法二 在零场及不同场强下,将永久磁铁缓慢地提出上线圈。当电流增大到相当于样品的临界条件时,由于超导-正常转变较陡,通常会发生磁场跳跃(突然下降为零)。由和探测线圈相连接的冲击电流计的偏转可以确定样品的临界电流 $I_c(H)$ 。

在强场区域,临界电流较小,超导-正常转变较平缓,可以同时用两种方法测定 $I_c(H)$,所得结果很好地符合。

在永久磁铁固定不动的情况下,改变小电磁铁线圈中的电流,下线圈内的铌电阻值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;永久磁铁提升到不同位置后,加热破坏超导,使持续电流衰减为零,此时铌电阻给出相同的电阻值;由不同的起始位置提升永久磁铁,所测得的 $I_c(H)$ 值相等。

以上三者证明装置三部分之间的散磁场影响确实是很小的。

3. 冷加工铌线的 $I_c(H)$ 曲线

利用我们提出的方法测定了冷加工铌线在 4.2°K 时的临界特性曲线。测量结果由图 6 来表示。

在四次液氮实验中得到的结果很好符合,实验点可描绘为同一条曲线。在弱磁场区域,铌线的临界电流随场强增高而迅速下降,但当磁场足够强时,临界电流随磁场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平缓的区域。和 LeBlanc 及 Little^[11] 最早的观测相似,在铌的 $I_c(H)$ 曲线上存在一个峰。DeSorbo^[12,13] 的仔细研究认为峰的存在和铌中存在氮和氧等间隙杂质有关。

一般曾认为,磁场总是不利于超导的。但当在超导体的临界特性曲线上出现峰值时则相反,磁场可以有利于超导。在某种情况下,磁场可驱使样品由正常态过渡到超导态。这一反常行为曾引起一些人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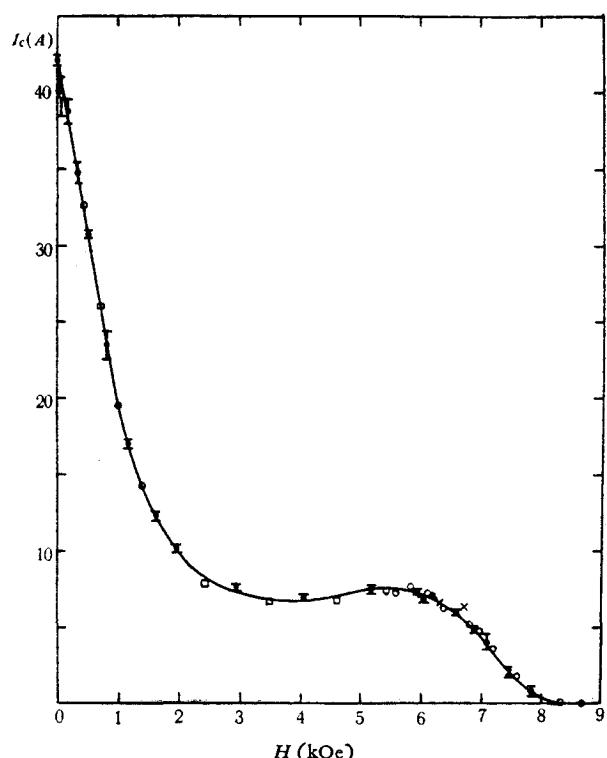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6 Nb 线样品的临界特性曲线

×—1964 年 7 月 3 日; ○—1964 年 7 月 10 日;
 □—1964 年 7 月 15 日; I—同一磁场下在 7 月
 3 日、8 日、10 日和 15 日中各测量值的平均值
 $H \perp I$, $T = 4.2^{\circ}\text{K}$, Nb 线直径 0.14 毫米

文献上所采用的测定 $I_c(H)$ 曲线的方法发生怀疑。图 6 的曲线是在持续电流条件下测出的,其物理意义很明确,因此, $I_c(H)$ 曲线上存在峰值的事实,可以认为已被最后肯定,虽然其机理尚不十分清楚。

四、討 論

和文献上通常采用的四引綫方法比較，本文提出的方法有下列优点：

1. 临界特性曲綫的物理意义明确。图 6 中的实验点表示，在横向磁场中，样品种內可允许通过的最大超导电流——临界电流。在四引綫方法中，临界电流的定义不很确定，它依赖于实验时所选用测量仪器的灵敏度。而且，和实验曲綫相对应的状态是已經破坏超导性的状态。

2. 避免了向液氮杜瓦瓶內輸入大电流的困难。图 1 所示的电流源装置也可能用于其他具有超导迴路的液氮实验中。

3. 保护了样品。由于电流源的内阻为零，当样品破坏超导后，电流即自动迅速衰減，不致烧坏样品。样品多次破坏超导后实验結果仍不变，这表明破坏超导时样品沒有經受显著的热处理。

本装置特別利于测量具有大 $I_c(H)$ 值的样品的特性。但若增加下綫圈的匝数，或改用更灵敏的場強計，本装置也可适用于测量強場下的小临界电流值。

测量时的步驟必須是，先由小电磁鐵提供一恆定磁场，然后再激发持续电流。若先激发持续电流，再改变外磁场，则随着外磁场的增加，迴路中电流只会減少而不会增加。因此，在有峯的区域就会出現一个平台。

作好样品与銨綫圈之間的超导接触是本装置技术上的关键。在接触不理想时，临界特性曲綫的弱場区域会出现一平台（即改变外磁场时 I_c 值不变）。

Алексеевский 等人曾将测量样品作成环^[14]或綫圈^[15]，然后由内、外磁场的变化来测定样品的临界特性曲綫。他們的方法在原則上即不允許测量零場附近的临界电流，同时这也是四引綫方法在技术上感到困难的区域。

“冻结”磁场有一系列优点。但是，由于不能連續调节，其应用受到限制。只有要求在恆定磁场下工作的情况下（如比热测量、絕热退磁及某些磁共振实验等），“冻结”磁场才受到欢迎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图 1 所示的电流源装置，同时也是一种可以連續调节的“冻结”磁场装置。移动上綫圈內的永久磁铁，可以連續地改变下綫圈內的場強。在我們的实验中，曾經获得的最大場強是 2370 奥斯特。

张寿恭同志为本实验提供了呂臘古-5 永久磁铁，李世恕同志帮助烧结了 Nb₃Sn 結头，李宏成同志提供了小电磁鐵的設計資料并参加了討論，洪朝生同志仔細閱讀过文稿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，作者們对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。

參 考 文 獻

- [1] Gauster, W. F. and Parker, C. E., High Magnetic Fields (1962), p. 3.
- [2] Wood, M., *Cryogenics*, 2 (1962), 297.
- [3] Kunzler, J. E., Buehler, E., Hsu F. S. L. and Wernick, J. H., *Phys. Rev. Letters*, 6 (1961), 89.
- [4] Kunzler, J. E., *Bull. Amer. Phys. Soc.*, 6 (1961), 298.
- [5] Treuting, R. G., Wernick, J. H. and Hsu, F. S. L., High Magnetic Fields (1962), p. 597.
- [6] Autler, S. H., Rosenblum, E. S. and Gooen, K. H., *Phys. Rev. Letters*, 9 (1962), 489.
- [7] 张其瑞、曹效文、管惟炎，物理学报，20 (1964), 568.
- [8] Kunzler, J. E., *J. Appl. Phys.*, 33 (1962), Suppl. 1042.

- [9] Kim, Y. B., Hempstead, C. F. and Strnad, A. R., *Rev. Mod. Phys.*, **36** (1964), 43.
- [10] Heaton, J. W. and Rose Innes, A. C., *Phys. Letters*, **9** (1964), 112.
- [11] LeBlanc, M. A. R. and Little, W. A., Proc. of the VIIth Intern. Conference on Low Temperature Physics, edited by G. M. Graham and A. C. Hollis Hallett, p. 362.
- [12] DeSorbo, W., *Phys. Rev.*, **132** (1963), 107.
- [13] DeSorbo, W., *Phys. Rev.*, **134** (1964), A 1119.
- [14] Алексеевский, Н. Е., *ЖЭТФ*, **8** (1938), 1098.
- [15] Алексеевский, Н. Е. и Михайлов, Н. Н., *ЖЭТФ*, **41** (1961), 1809.

A NEW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SUPERCONDUCTORS

CHEN PU-FUN CHENG GUO-KUANG KUAN WEI-YEN

ABSTRACT

In this paper, a persistent-current method for measuring critic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superconductors has been described.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sual four-probe method, this new method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: (1) The $I_c(H)$ curves thus determined have clear physical significance. (2) The technical difficulty of introducing heavy current into the cryostat is avoided. (3) There is no danger of burn-out of the specimen tested.

The $I_c(H)$ curve of cold worked niobium wire has been determined with this method. The result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 peak in the $I_c(H)$ characteristic observed previously with the four-probe method.